情人来的电话

邵毅平

他给她打来电话。是我。她一听那声音，就听出是他。他说：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她说：是我，你好。他是胆怯的，仍然和过去一样，胆小害怕。突然间，他的声音打颤了。听到这颤抖的声音，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……

我在圣伯努瓦街的这面，望着街对面的公寓楼，5号四楼，是杜拉斯（1914—1996）的故居，从1942年到1996年去世，她在那儿住了半个多世纪。公寓大门旁挂有纪念牌，是巴黎市政府2011年挂的。而就在那前一年的6月，初夏的蒙帕纳斯公墓里，杜拉斯的墓碑前（墓碑上只有两个字母——她名字的缩写“MD”），我看到了巴黎市长新送的鲜花，娇艳欲滴。我猜想市长也是杜拉斯的“粉”，送完花接着就去挂牌了。

此刻，我望着街对面的公寓，想象电话铃响起的瞬间，杜拉斯放下手头的活计，也许是厨房里的料理，也许是窗户前的插花，穿过房间去接那个电话，就像每天要接的许多电话。猛听到电话里那个声音，虽然已经隔了几十年，她已从十五岁半的少女，变成了满脸沟壑的老妇，比她大了十几岁的他，也已从一个翩翩佳公子，变成了白发婆娑的老翁，但她依然马上就听出是他，而他的声音依然胆怯，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……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，就在我面前的公寓里上演，在四楼的那套公寓里上演！

圣伯努瓦街不长，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与雅各布街之间，与它们垂直，从花神咖啡馆门口拐入就是。我曾两次走过它，走过杜拉斯的门前。一个半世纪前，圣伯夫也在这栋公寓里住过，也是5号，不知几楼。这是巴黎一栋极为普通的公寓楼，坐落在六区一条极为普通的街上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杜拉斯竟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。小时候，她家在殖民地从来就住不安稳，“我们这些住所真叫人无法相信，永远是临时性的，连陋室都说不上，丑陋难看就不说了，你见了就想远远避开，我的母亲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一类地方，她常常说，以后再说，设法找到真正适宜长久居住的地方，不过那是在法国，她这一生一直在讲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”。后来她母亲在卢瓦尔省定居，住在一座假古堡里，终于永远留在那里没有再迁徙；她也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的住所，所以后半生再也不想挪窝了么？

菊黄蟹肥（中国画） 王勇刚

然而，在接到情人电话的那个瞬间，她有没有想起堤岸的那间公寓，仅用百叶窗隔开了城市的喧闹，每晚情人用天落水给她洗浴……情人让她好好看看那个房间，她也确实把那个房间看了又看，问自己以后是否还能记起它来。现在她在圣伯努瓦街的公寓里，接到了中国情人来的电话，是否会记起她十五岁半的下午，回到那个远在堤岸的房间？“我们又到公寓去了。我们是情人，我们不能停止不爱。”她的情人柔弱然而有力，在电影里是梁家辉演的。那时我正浪迹半岛，隔壁住着一对西班牙夫妇，还记得说起这部电影，他太太一脸色眯眯地说梁家辉“So sexy”（真性感）……

是情人来的那个电话，引出了《情人》这部小说吗？哪怕中间隔了许多年？杜拉斯自己说，小说最后的这个电话是个例外，因为她过去的书一向没有结尾，但这个电话却成了《情人》的结尾。结尾意味着开始，故事结束，写作开始，就像普鲁斯特的小说。“不过，这是已经发生的事，像其余的一切一样，所以，在这一点上，又何必加以掩盖？”这当然是已经发生的事，电话铃曾在公寓里响起，接起才知道是情人来的，它引出了《情人》这部小说，也改变了她的写作态度。在此之前，她写作时有种种顾虑，所以她说，那种写作什么也不是。现在，她可以容易地写了，因为母亲已经往生，变成了流畅的文字。普鲁斯特也是这样。母亲知道她的情人，但不知道她的情事。两个哥哥也不知道。全法国都无人知道，直到她把它写出来。写出来就不再是耻辱，写出来就得到了救赎。我们都写不出来。我们都不是杜拉斯。

战后许多年过去了，她经历了几次结婚，生孩子，离婚，也写了不少书。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，往我面前的这栋公寓里，打了那个恍如隔世的电话。他的女人本来应该是她，结果却不是她。然而在电话那头，他对她说，和过去一样，他依然爱她，他根本不能不爱她，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。

他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哭声。然后，从更远的地方，想必来自她的卧室，她没挂上听筒，他还能听到她的哭声。

良言一句三冬暖

叶振环

俗话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笔者做了几十年办公室工作，对口德修养颇有感触。现实中，修口德就是处处与人为善，人前背后多说些赞美、鼓励、支持的话，不要口不择言，动不动就怨声载道，批评指责别人。

闲言碎语确实是一大负担，听别人说自己的，听别人说关于别人的，只会徒生烦恼，所以对惯于飞短流长的人，最好敬而远之，如果说无法避免地听到了不想听到的，甚至是听到了毁谤人格的言语，也不必过分在意，一笑置之，千万不要怀恨在心，埋下仇恨的种子。汪国真先生生前在一篇关于《毁谤》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论述：“只要对你的毁谤还没有严重到触犯法律的程度，遭人毁谤不必太过认真，也不必非要与毁谤者理论清楚。既然毁谤是小人所为，同小人总能理论得清楚吗？争取最大的成功，成就更大的事业，这不但是对毁谤者最有力的回答，也是最高明的回答。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忿而影响长远的追求。‘小不忍则乱大谋’，是为至理”。

我以为一笑泯千仇，是心灵的修持，心性的修养。与此同时，警惕自己更要重视口德。得人善言，如获金珠宝玉。见人善言美于诗赋文章。听人善言，乐于钟鼓琴瑟。而伤人以言，甚于刀剑。古人说，“口能吐玫瑰，也能吐蒺藜。”还有，当你生气的时候说出伤人的话，往往就像墙壁上钉了钉子，待悔悟时拔下钉子，却永远留下了疤痕。正如你捅了别人一刀，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，那个伤口永远不会消失，这个伤痛会一直存在。语言切勿刺人骨髓，戏谑切勿中人心病，便是这个道理。还有一说就是心地再好，嘴巴不好，也不能算好人，一个人若有一颗豆腐心，却长着一张刀子嘴，也往往会恶语伤人六月寒而不会良言一句三冬暖。开口讥诮人，不惟丧身，足亦丧德。

口德是反映性格的一面镜子。倘若口中无法容下人，什么人什么事到了他口中，都变成不好，他自身也好不到哪儿去?!

总以善良待人的人，必然思想清净，心地纯良，与善人言，暖如布帛。从外表的微笑中可以看见他们内心的微笑。

『平天下在治其国』（三）

白子超

“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，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”

如前所述，曾子讲治国平天下，首先强调以君主为首的治国者要有德行，要爱护民众，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。接着，就是此段议论。

需对几个字词略加注解。“此”，连词，相当于就、那么，表前后因果关系。“外”是疏远义，“内”是亲近义。“争民”，争于民，与民相争；有人认为是相争的民众，似不妥。“悖”，谬误、荒谬。

这段文字用现代汉语表述，大致如下：所以，治国者先要慎重对待自己的道德问题。有德行就会有人拥护，有人拥护就能保有土地，有土地就会生产财物，有财物就能满足邦国的用度。道德是治国根本，财物只是末节。如果轻视道德这个根本，重视财物这个末节，那么就会争民利，夺民财。所以，聚敛财物会使民众离心离德，分散财物会使民众同心同德。这正如说出荒谬悖理的话，也会听到别人荒谬悖理的回应；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，也会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走（亦包括自己用不正当的方式挥霍）。

对照开头所讲“絜矩之道”，这段议论更广泛，也更具体。治国者具备优秀品德和良善言行，然后才有人、有土、有财，最后归结到有用，落到实处。后面集中说德与财的关系，德是根本和主干，财是枝节和末叶。以孔子、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坚定地认为，治国必道德第一，且永远第一。其论可取，但亦有偏颇，即泛道德化倾向。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都很重要，不可或缺，也都有各自的规律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替代之。如果说德是根系和主干，财是枝节和末叶，那么谁都明白，两个部分如大树一样，是一个整体。尽管孔孟也重视经济和财富问题，尽管他们的目的在于警示治国者，但毕竟论述不够全面，这就难怪有人说他们“重义轻利”了。

大学浅释

治国者如果过度看重财物，一定会力图集中掌控。当时财物的大宗来源于土地，为“财聚”，必须增加赋税，搜刮民脂民膏。如此一来，民众必然怨声载道，离心离德。治国者的主观愿望是富国、强国，但采取了缺德的经济政策，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外强而中干。如此，失国不远矣。

曾子讲治国平天下，第一个重大问题是治国者要具备“絜矩之道”，要懂得“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”。第二个重大问题是治国者要明白“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”，要做到“财散则民聚”。

曾子主张“财散”，可以说是藏富于民的思想。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思想，尽管只是初步的，也还是了不起。民富与国强是密切相关的两个课题，民富则国强，国强则民富，二者互为因果，应同等重视。历史上有国强而民穷的事例，都是昙花一现，不能长久。

摇篮

苏剑秋

去俄罗斯，是带着某种情结的。认识列宾这位俄罗斯伟大的油画艺术家，显然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是必定要去打卡的地方。

列宾美术学院建于1757年，是原俄罗斯皇家美术学院，该院先后出了列宾、谢洛夫、苏里柯夫、希施金等俄罗斯艺术大师。对于中国人来讲，他们的画艺与事迹耳熟能详，如雷贯耳。记得小时候在同学家偶尔读到列宾代表作《伏尔加河的纤夫》的小画片，当时心灵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，正是那时，我就有了梦想，一个做画家的梦想。

在圣彼得堡的第二天午后，来到了涅瓦河畔的列宾美术学院，它与彼得格勒大学为邻，坐落在涅瓦河上同一座岛上，河边有著名的斯芬克像。当车行驶在河西遥望北岸美术学院庄重气势的学院大楼时，过了近五十年的愿望终于在此时要实现了。“列宾大师，我来了。”河岸和风细雨，空气中弥漫着艺术灵气。浏览了底层部分学院学生作品，感触良多。首先基本功到位，基础扎实，学有所用。老早对俄罗斯油画的灰调子有所不理解，这次俄罗斯之行，一路走来，才真正体会到灰调子的精华，尤其是风景画，感叹学生们的写实技巧和真心演绎。俄罗斯风景就是这样朦朦胧胧，参观学院就像重新补了一课。学生们也可设摊卖画，左顾右盼挑了幅《冬宫夕阳》，回来送朋友不失为佳礼！

看了雕塑展，鲜有所谓综合材料的作品，从中受到启发，不管油画还是雕塑学院的教授基本上以传统路子为主，说明建院二百多年始终坚守传统文化，这是俄罗斯人的品性。在卖品部看见一尊俄罗斯总统普京小型铜质雕像。喜欢至极。

从学院走出的一刻，望着涅瓦河上船帆点点，天空上万里无云，想到一个人。那就是同样毕业于列宾美术学院的马克西莫夫。大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办过油画学习班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新中国油画事业上如日中天、举足轻重的艺术家。那时谁是“马训”班出来的，荣耀得很。这个体系的存在，确确实实帮助了新中国油画的突飞猛进。

接着赶往下一个景点，参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，它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象征。

终于看到了停泊在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如今依旧昂首挺胸，军旗飘飘。

垃圾厢房里的钢琴曲

林 楣

楼下两个垃圾桶守护了大楼十几年，小区的垃圾箱房在何处？此题从未解过。然而某天，两个垃圾桶突然不见了！

看来小区管理者不是吓唬我们，是来真的了。几日前“垃圾分类”的宣传铺天盖地，临近执行之日，语气加重，不过，许多人仍不当回事儿，如我。

直到这一日的清晨，发现忠诚保卫大楼十多年的黑色塑料桶突然失踪，拎着两袋垃圾绝望而愤怒，想着物业人员拖走垃圾桶属于“很绝情”啊！东张西望，关键时刻，来了一红衣大妈，指点我右转左转再右转去寻找垃圾箱房。

见到一排垃圾桶，黑的绿的咖啡的，旁边还有两名绿马甲大妈站岗，在监督下，乖乖地投放好垃圾。大妈热情地招呼：“两只手脏了吧，可以到垃圾房的水龙头去洗！”

啊，还有水龙头？

于是第一次抬头全方位地观赏了一下这座红墙白顶的垃圾箱房，内有一庞然大物，可能是垃圾处理器，有卡车那么大，至今我不知它叫啥名。进了垃圾箱房，一瞄，便见水龙头，利索地洗了手。

上班去喽！一路想，每天上班前这一转一转地去扔垃圾要多费7分钟，实在是“节外生枝”。对于我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每天傍晚在规定时间内去扔垃圾不现实，那会儿，我们可能还在翻动锅铲子哪！其实，天热那会儿，曾在深夜偷偷摸摸拎着垃圾袋去侦察过，想出其不意地将垃圾扔掉，可是没成功。垃圾箱房紧闭，门前黑的绿的咖啡的桶统统不见。算了，垃圾只能次日扔了。每天早起7分钟而已。

不过，事情突变，就像垃圾桶失踪那么奇妙！

某日清晨，绿马甲大妈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妹妹，早上来不及扔垃圾，晚上也可以扔哦！垃圾房不关了。”

嗯？我对着大妈笑了一下，万般惊喜！

这个夜晚，何止有惊喜！

扔垃圾的脚步如此笃定，一转一转再一转，将垃圾分类投放完毕，耳边忽然传来悠扬的钢琴曲——《卡农》。我几乎是伸着脑袋去探寻这曲声的源头，结果被曲声吸进了垃圾箱房内。庞大机器的蓝色盔甲上竟摆着一个半导体，天线朝天竖着，就像这个垃圾箱房的统治者。而庞大机器的左边堆着小山般的纸板箱，一中年男子坐在纸板箱上，认真整理着这些“废品”，嘴里哼着《卡农》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音乐不稀奇，钢琴曲有点稀奇，男人专注地哼《卡农》更有点稀奇。

水龙头下洗了手，我一步三思考，这个男人为啥不放“邓丽君”呢？呵呵。

从此，每晚扔垃圾便是我与中年男子及他的钢琴曲相约的时分。我不说话，我只是听听他在听什么？《菊次郎的夏天》《蓝色多瑙河》《天空之城》……听得最多的是《致爱丽丝》。谜一般的钢琴曲，谜一般的男人。

终于，某日，绿马甲大妈偷偷告诉我，这位新来的保洁员其实是位音乐教师，现在租借在小区的地下室里，千里迢迢从贵州辞职来沪，只为给他患绝症的妻子治病。为了白天照顾妻子，他求得了晚上整理垃圾房的工作……

哦！

我一下子惊得缓不过神来。

刚扔完湿垃圾的两手还沾着油腻，曾因此多次埋怨这一规定的不合理性。可是那双手呢？粗糙而伤痕累累，可它曾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啊！

真的，这之后，小区里的垃圾箱房，于我，就像一盏明灯。

扔垃圾油腻了双手，就在水龙头下洗洗，又如何呢？

十日谈

“垃圾分类”新风尚

责编：杨晓晖

明日请看《扔垃圾的年轻女人》。